

沃土集

胡 適園詩

沃土集

序

丁国泉先生是我在高中读书时的同班同学，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个于言于行都十分严谨的人。那时正处于抗日的低潮，因为国民党积极反共的政策，后方政治空气异常沉闷，在这个湖南中部的乡村里我们过着“与世隔绝”的读书生活。一九四二年毕业后，我们都各奔自己的前程，几十年没见面了。

我在领导岗位上，他是应当知道我的下落的，但他竟没有与我通过信息，我是在最近被邀参加民主同盟湖南省委的一次活动中才见到我的这位老朋友。不久他送来《沃土集》的文稿给我看，从中我知道这位几十年风风雨雨的生活中，他的欢乐与痛苦的一些片断了。

中国正真的知识分子大概有许多人有着相似的际遇，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总是不断地寻求国家兴盛、人民幸福、社会公平及某项事业目标等理想，自然会遇到各种阻力的冲突乃至打击，而坚强的人百折而不回，执着而坚强地到达彼岸。国泉先生诸多磨难的一生，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到了八十人生道路的里程，仍然充满着朝气、刚毅、清廉、正直的秉性，是难能可贵的。

国泉同志长期从事民盟工作，我也有幸在重庆和广州参与过民盟的基层工作。民主同盟从成立起就是共产党的朋友，而且将来永远是朋友，作为一个忠实的民盟

成员是光荣的，任务是重大的。

《沃土集》文笔流畅而朴实，每篇都可以一口气读完，集中所载主人公悲欢离合，不难看出作者是进取的，作者自谦的“打油诗”其实不是。举一首为例：“秋思”：“雨夜偏多梦，深秋忌雁鸣。归帆兜落日，霞影送乡晴”。词意清新，格律严谨。我希望国泉先生继续为文、为诗。现在，八十未敢称年老，我相信我们的期待会得到实现。

黄道奇

一九九八年六月三日于长沙蓉园

序

岁月流逝，往事如烟。在世纪之交，一位八十一岁老翁丁国泉先生的《沃土集》发表问世，可喜可贺。

我有幸阅读过丁老先生的《世象撷微》和《白水集》，此次又蒙丁老见爱，先睹《沃土集》初稿，其中许多篇章感人肺腑，催人泪下；许多议论切中时弊，令人深省；不少杂文思想深邃，发人奋进。这是八十年生命火花凝成的可歌可泣的乐章，是一位中国知识分子在本世纪生活、奋斗和抗争的真实纪录。他虽平凡，但是却为国家民族的兴衰奉献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和热血，所以这本专集是值得一读的。从中可以重温一下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在本世纪经历过的深沉苦难，和获得自由解放的欢欣和幸福，对今天明天的美好生活和光明前景，将会更加充满信心。

我和丁老相识不久，通过他的著作和了解他的为人，使我感佩不已。为了庆贺他的新书出版，特作古风一首以抒胸臆：

一身正气，何惧路难行。勤奋进，不虚生。岁晚喜逢腾飞日，楚湘《沃土》传后人。

在此，我为丁老先生祝福，祝他昂首阔步，奔向更加美好的二十一世纪，做跨世纪的寿星，谨此为序。

李安光

一九九八年五月十八日于长沙大麓堂

丁国泉同志《沃土集》书后

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有人世者，有出世者，有貌似恬淡而实则内心炽热者；有坚守节操者，亦有贪求名利者。时代不同，秉性各异，因而对人生价值取向各不相同。然而，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为正道者，是大多数。而且，愈是身处逆境，愈能坚持本衷。虽有“多言贾祸”之教训，还是要言。明知“时穷”，还是要“节乃见”，其目的并非全在子“一一垂丹青”（有些人明知自己不可能垂丹青），而在于实现自身价值。讥之者谓之“总要顽强地表现自己”，识之者固知其能继承与发扬中国知识分子之优良传统也。

国泉同志与余相交数十年，深知其亦此等痴汉。苟一事有利于世，虽至细亦必为之；苟一言有益于人，虽至轻亦必言之。不以沉浮荣辱为转移，不以鬓发如霜而衰减。生命之轨迹，心胸之感触，欲记则记之，欲歌则歌之，他人之以为然否，在所不计也。如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萦子心怀，斯亦不堪其优矣！然则人生何乐耶？愚以为能直面人生，直抒胸臆，肆其纯真，俯仰无愧，自然乐在其中。读国泉同志之文者，当与余有同感焉！

戊寅六月，张鹤皋识。

自序

近年来，自费印了《世象撷微》、《白水集》，因具有一定的知识性、趣味性和可读性，亲友们看了普遍反映良好。其中《白水集》这本小书，已于去年7月被美国三个最大的图书馆之一的纽约 BrookLyn Public Library 收藏，寄来了一封英文感谢信，请看“附录”。

这本《沃土集》收集的随笔、游记、杂文、小评论和旧体诗词40篇(首)，多数是这两年闲来无事的涂鸦。其中《认真学习总路线，做一个称职的“船员”》(现将题目改为《风雨同舟》)，是1954年我负责常德民盟工作时写的，距今已有44年时光了。另一篇《参加省招聘工作的体会》(现将题目改为《等如又上了一次学校》)，是1957年初我从常德调回民盟长沙市委不久时写的，距今也有41年了。前者是政论性文章，后者是参加招聘工作的收获和体会，它们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产物，字里行间，难免打上时代烙印。虽然都成历史了，但看来看去，还不是“满纸荒唐言”，不过，只有过来人，“才解其中味”，姑妄录之，姑妄观之。

《沃土集》即将面世，请方家不吝指正。

作者 1998年6月3日于省民主党派机关大院

目 录

钱钟书在国师·····	(1)
风雨同舟·····	(5)
——学习总路线笔记之一	
等如又上了一次学校·····	(8)
拆“墙”填“沟”·····	(12)
难忘的 1958 年除夕·····	(16)
虞美人·····	(19)
旅途拾遗·····	(20)
五绝·····	(21)
深圳珠海见闻·····	(22)
《“压岁钱”的断想》读后·····	(25)
如梦令·····	(26)
施耐庵二三事·····	(27)
昆明行·····	(29)
巫山一段云·····	(33)
凑拢班子编会刊·····	(34)
为贺敏仁翻案·····	(37)
秋思·····	(40)
“吃辣子”·····	(41)
王主任“帮倒忙”·····	(43)
七嘴八舌话狗猫·····	(45)
绝句·····	(47)
挑“疵”·····	(48)
从“皇帝的女儿不愁嫁”说开去·····	(50)

张家界纪行	(53)
七绝	(58)
人咬狗的联想	(59)
处室铭	(61)
钱、石联姻趣话	(62)
咬文嚼字话标题	(64)
对《“钓鱼”恶果“右派”蒙冤》中一个论点的商榷	(67)
戏改孟浩然《春晓》	(70)
地价拾趣	(71)
标题是读报的向导	(73)
《湖南盟讯》创刊 100 期漫笔	(76)
无题	(79)
礼泉县究竟是谁家天下	(80)
莫让心血付东流	(83)
情系民盟	(85)
我这八十年	(86)
争做跨世纪寿星	(92)
后记	(96)
附录：一本与众不同的书	(98)
纽约布洛克林公共图书馆的英文感谢信	(100)
大洋彼岸来鸿(摘要)	(101)

钱钟书在国师

湖南安化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是抗日战争初期创建的，著名教育家廖世承先生任院长，汪德耀教授任教务长。学校建在离蓝田镇不远的光明山上。这里是辛亥革命老人李燮和的故居，四周苍松翠柏，郁郁葱葱，空气新鲜，风景宜人，是教学育人的好地方。

这时，学院的教授多是来自江浙一带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如国文系的钱基博、钟泰；教育系的孟宪成、高觉敷；英语系的钱钟书、汪梧封；公训系的谢扶雅、储安平；史地系的李剑农、皮名举；数学系的李达；体育系的金兆钧……建校初期，国学泰斗钱基博教授就带着满女钟霞姑娘来到了蓝田。后来学院要建立英语系，廖院长请钱教授以父亲的身份写信给在沪养病的儿子钱钟书来校任教，并负责筹建英语系，廖院长怕他不来，又亲自跑到上海去接。

为了说明问题，让时间指针倒拨4年。1935年春，钟书先生参加教育部最后一届庚子赔款留学资格考试，成绩特优，于同年夏天到英国牛津大学爱克赛特学院(Exeter College)攻读英国文学，1937年获牛津大学文学士学位。同年秋，他谢绝牛津大学任讲师的聘请，与自费人牛津的夫人杨绛一道由英赴法，在巴黎大学研究院

研究法国文学。两人担心日后战火扩大回不了国；加上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邀请，提前于1938年9、10月间带着刚满一岁的女儿钱瑗乘法国邮轮回国。钟书先生由香港上岸转至昆明，破格提拔为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杨绛则带着女儿回到由无锡（已沦陷）迁到上海租界的娘家暂住。钟书先生大约在联大呆了一年，就辞去教学职务，于1939年夏天回上海养病。

由于父亲的信催和廖院长亲自出马邀请，盛情难却，和徐燕谋等人于同年11月从上海出发，途经吴淞口、宁波、溪口、金华、宁都、吉安，跋山涉水，走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平安到达湘中安化蓝田。

经过一段时期的紧张筹划，国立师范学院英语系终于建立了，从此，全校开设英语课和第二外语课。校方明确规定，这些课程都由英语系负责开课，派出教师任教。

可是，数学系主任李达教授的德国籍夫人，未经有关方面同意，在数学系擅自开设第二外国语德语课，钟书先生知道后，极力反对，廖院长亦不予承认，在平静的光明山上，激起一场不小的风波。

父亲钱基博（子泉）被我国纺织工业奠基人南通张謇誉为“江南才子”，儿子钱钟书（默存）被清华大学师生誉为“清华第一才子”；父亲任国师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儿子任英语系教授兼系主任，父子俩又同在一所学校任教，这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是罕见的。

当时，国师同学亲昵地称钱基博教授为子泉先生或老钱先生，称钱钟书教授（不到 30 岁）为默存先生或小钱先生。

钟书先生天资聪慧，记忆力惊人，嗜书如命，国师图书馆的《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古今图书集成》等大部头丛书，一般人十年八载，甚至一辈子也看不完，这位“横扫清华图书馆”的才子，仅花两年时间就全部浏览完了，而且过目成诵。因为他中文造诣极深，有时子泉先生有事，国文系的同学就请他代课。

钟书先生除精通英语外，还精通法、意、德、拉丁、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

钟书先生上课，一口流利纯正的英语，不时插上几句法语或德语，幽默风趣，妙语连珠，令人捧腹，深受同学的欢迎。

钟书先生博学多才，健谈善辩，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有次和一位教授谈起印度哲学问题，他引经据典，头头是道，好像他就是研究这方面的专家似的，其知识之渊博，见解之精辟，令在场师生叹服。

钟书先生对父亲十分尊敬，从不顶撞；但在学术问题上，则不顾情面，爱和父亲抬杠。子泉先生的名著《现代中国文学史》，他看完后，曾指出其中不少错误。这时他开始对讽刺小说《围城》的人物情节进行构思；并着手写文艺理论著作《谈艺录》。

注：钱钟书曾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和夫人杨绛都是中国作协会员，著作等身，其中钱的《围城》、《七缀集》、《宋诗选注》、《谈艺录》、《管锥篇》等最为有名。父亲钱基博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同年10月在武汉华中师院病故。唯一的女儿钱瑗，任北师大博士生导师，患肺癌于1997年3月4日病世，享年59岁（差两个月满60岁），无子女，丈夫王德一在“文革”时期，北师大围剿《五·一六》分子时，受到诬陷，被逼自杀。

风雨同舟

总路线的实质，主要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也就是把我国的非社会主义的农业和手工业的个体经济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两种成份在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下，通过互助合作和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逐步改造成为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即把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换句话说，就是把现在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逐步改变，建立起没有人剥削人的彼此互助合作的，永远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这种改造，不是改良，不是添枝加叶，而是本质上的改造。从性质上讲，这种改造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步骤是逐步的，方式是和平的。和平的方式也有斗争，不但有，而且是很尖锐的。因为，旧的生产关系，不是必然崩溃，而是阶级斗争的结果。没有阶级斗争，就不能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斯大林在与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谈话中说：“丰富的历史教导我们：直到现在没有一个阶级自愿让路给另一个阶级，在世界上是没有这种先例的。”没有斗争，旧的不会自发地死亡，新的不会自发地建立，政治上如是，经济上如是，在思想上亦莫不如是。在我国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主要是社会主义与资

本主义的斗争,限制与反限制等为主要表现形式。不是暴力流血的形式。我们采取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总路线,并不是由于人们的意志有所好恶,而是伟大的毛主席天才地运用马列主义的过渡时期理论,结合我国革命和社会的特点(在政治上有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在经济上有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是主要特点之一)制订的,从而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像万丈光芒的灯塔一样,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同时,也给今后一切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建立起来的新的人民民主国家,指出了一条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光辉道路。

马克思在他著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说:“我所得到的—般结论,在一经得到之后,便成为我研究之指南。”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毛主席研究列宁、斯大林的过渡时期理论,结合我国情况所得到的正确结论。我们应该认真地、系统地 and 全面地学习它,首先弄清楚它的精神实质,在一经明白之后,就不但应该作为我们经常学习的指南,而且应该成为我们进行一切工作、思想和行动的指南。这样,我们在过渡途中的大船上,才能做一个称职的船员;才会忠心耿耿遵循伟大的舵师——毛主席的指示,坚守岗位,愉快的,自觉的,积极的劳动,万众一心,乘风破浪,以快速的步伐,胜利地向社会主义社会前进。

注:《认真学习总路线,做一个称职的“船员”》原载

1954年3月6日《湖南盟讯》第4版,现将题目改为《风雨同舟》,其他不作任何变动。

等如又上了一次学校

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党和政府从去年下期起，先后在二十多个省市成立招聘委员会，招聘大专以上学历学校毕业、肄业或具有一定专长，因某些原因，目前尚未就业的知识分子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湖南招聘委员会是去年10月间成立的，领导上要我负责审定考试组的工作，参加的时间虽然只有几个月，但对我来说，等于又上了一次学校，学习了一些平时从书本上难以学到的东西。

通过招聘工作，首先使我看清了旧教育的真面目。这次湖南境内参加应聘的失业知识分子有1,900多人。这些人大多数是旧社会大专以上学历学校毕业或肄业的，其中有留学英、美、法、日、比利时等国的留学生，也有参加过清朝科举考试的童生和秀才。过去的职业，有的担任过中学教师、大学教授、工程师、高级翻译人员和科学研究人员；有的担任过报社社长、记者，书局的编辑，有的做过旧政府的中级或高级官吏，也有解放后刚从大学毕业的学生。他们绝大多数是地主、资产阶级出身，或本身就是地主、资产阶级分子。从他们所学的专业来看，以学经济和政法的为最多，约占应聘人员总数50%以上，学物质科学的很少。有的开始学了一下，中途就转学别的